

罗振玉日本访书及刊行述略

李 蜜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罗振玉在日本搜访汉文古籍的事迹,通过对访书来源和品类的考察,揭示罗振玉重“古”、以中土为中心的学术偏好和他在民国初期对古写本文献的关注。文章全面整理了罗振玉日本访书的出版成果,认为他于汉文古籍回流方面的功绩在民国学者中首屈一指,并说明罗振玉访回刊印图书中,有一些在今日仍具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

关键词:罗振玉 日本汉籍 文献回流 古籍出版

罗振玉在光绪年间奉命赴日短期考察即有访书之举,清覆亡后又避居日本京都,至1919年春始返国,八年间与日本汉学界、收藏界乃至军政人物过从甚密,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得以大量搜访旧籍,其事迹始末与得书考述多见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大云书库藏书题识》及《永丰乡人行年录》。他整理刊布这些文献的工作自民国初期开始,一直延续至1940年去世之前,印行之品种类丰富,有六朝隋唐写本、宋元旧刻、日本写刻本、金石拓片、文物目录、书画碑帖等。这些图书或印于京都,或刊于沪上,或行于辽东;或收入丛编,或单行于世;或影印传真,或排印便览。罗振玉昔时所据底本今日既有完整公布者,也有下落无考者。梳理罗振玉在日本访书的情况与刊行成果,对于了解他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与文献思想、评价他在汉籍回流方面的功绩,都是有意义的。

罗振玉在日本寻访的汉籍,相当一部分由他交谊的日本学者直接提供,即京都大学内藤虎次郎(湖南)、狩野直喜(君山)、富冈谦藏(君搗)等人。京大是日本汉学重镇,几位学者藏书极富,对于罗氏借阅复制的请求也十分慷慨,往往主动推荐珍本。这些学者的藏品后有转入大学图书馆收藏者,也有一些转售流散^①。

另一个访书的主要来源是日本收藏家,罗振玉也大多由京大教授们引介

^①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的部分藏书转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藤文库”“狩野文库”,另内藤藏书还有一大部分转入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又有一些精品售予杏雨书屋。富冈铁斋、富冈谦藏父子藏书在四十年代被拍卖。

而逐渐相识^①。知名汉诗人神田信醇(香岩)富于古籍与书画文物收藏,善本犹多^②,罗氏曾借印数种。京都汉方医学世家福井氏有藏书阁崇兰馆,历代主人福井輓(枫亭)、需(榕亭)、晋(棣园)、贞宪(君章)不断积累,多秘本收藏^③,罗氏访书时任家主是贞宪之子福井成功。大阪实业家小川为次郎(简斋)及子睦之辅^④致力于中国书画与铜器甲骨文物收集,也藏有不少书籍善本^⑤,罗振玉同两代小川氏都有往来。又如明治至昭和间红极一时的右翼思想家德富苏峰有成篋堂文库^⑥,罗氏也曾致以信函借书数种。

最后一个重要访书来源是日本寺庙及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等收藏机构,罗振玉仍是在学者名士协助下得以阅览借印^⑦。收藏于公立机构的汉籍珍品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多已通过各种形式公布出版,而由寺庙宝藏者往往仍未示人。此外罗振玉在日本期间自购极多书籍文物,有大量日本江户时代以来抄刻本,但绝大多数未作刊印。

一、得书品类与出版形式

罗振玉在日本搜访到的图籍文物极多,最终刊行的文献虽是少部分,品种仍蔚为可观,约可分为六朝隋唐写本、日本古写本、宋元旧刻(含日本影写、覆刻本)、和刻汉籍、金石文物拓本、录文、目录数类。罗振玉于刊书一事颇积极,一般根据搜访校勘的进度随时付印。他旅居东国九年间,除最初两年外每年皆返沪一二次,遂携带书稿归国付印,或将书影托便船邮回,交罗振常^⑧、王国维^⑨等代办。因时代的出版条件所限,这些珍籍多采用影刻或石影印的形式复制,文字错讹与细节失真不可避免。对于一些尤其珍贵的抄本卷子,罗振玉也选择

①罗振玉居日期间与关西的收藏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量贩卖中国书画,既受助于内藤虎次郎的直接引介,也得益于内藤对中国文人书画的宣传推重。参见阮圆:《东洋、民族主义和大正民主: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载《无墙的美术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1-138页。

②神田氏藏书后经其孙神田喜一郎寄赠大谷大学,另有部分藏品捐赠京都博物馆。

③崇兰馆所藏图籍后陆续散佚,流入杏雨书屋、天理图书馆、奈良博物馆等处。

④解剖学家,曾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⑤小川氏收藏目前多仍归私人所有。

⑥二战后成篋堂旧藏归御茶水图书馆,现名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

⑦如1915年罗振玉经神田信醇介绍结识京都博物馆馆长久保田鼎,之后又托请久保田向高山寺借书。

⑧罗振玉季弟振常辛亥后曾随兄短暂赴日,次年即返回沪上经营蟬隐庐书店为生,除出售旧书外,也印行不少古籍;或购得旧版重印,或石影印旧本,还有自为编辑校勘的抄本秘籍,及为家人、友人刊印的著作。

⑨王国维1916年自日返沪后在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所办圣仓明智大学(广仓学寮)谋职,并为之编辑丛书,此年至1921年间,罗、王各有多种著作以圣仓明智大学名义出版。

在日本本土用珂罗版复制,每版印量不过一二百部,完好流传至今者更稀。对于没有条件摄影留存的文献,或是不及传拓的金石文物,罗振玉一般会抄录其文以备校勘,或者简记名目留存备考。

除了大多数旅日期间即时付印的品种,罗振玉归国后继续整理印行了不少在日获得的书籍拓本资料,还将部分旧日印过的图书重编再印,如1928年重辑《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总括了他在中日各地搜集到的写本《尚书》。又如晚年在旅顺时忆及《华严经音义私记》未能影印,又托请羽田亨再往小川家求借,终于在1940年初印行,可以说终其一生孜孜不倦。

以下用表格依四部概述罗振玉居留日本期间访书并最终刊行的成果,依次介绍各文献的刊印情况、底本来源与现状,并作简单述评。

经 部		
隶古定尚书商书残一卷(卷五)		
收入《云窗丛刻》,1914年石印。	杨守敬藏日本元亨三年(1323)影唐写本之影写本,杨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云窗丛刻》本经多次影写影印,误夺失真处多,但杨藏日本影写原本中现失去《盘庚》篇一段内容,此缺失部分还需参考罗氏印本。
古文尚书周书残卷(卷六)		
1918年珂罗版影印单行本。	神田信醇藏初唐抄本,现藏东京博物馆。	此《尚书》早期写本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与后世刊本相校可是正之处甚多。残卷内容为《泰誓》以下五篇,除罗氏影印本外,1919年神田喜一郎又将其影印收入《容安轩旧书四种》。现东京博物馆网站有图像资料公布。
古文尚书周书残卷(卷七)		
收入《云窗丛刻》,1914年石印。	旧写本,罗振玉购于日本某世家,现存不明。	此卷抄写《洪范》以下五篇,首尾及中间有残,其中“民”字阙笔,一般认为是唐写本。1928年罗氏辑印《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时判定此篇为宋代所写,故未收录 ^① 。此卷除《云窗丛刻》本外无其他资料。
礼记子本疏义残一卷(卷九十五)		
1916年石影印单行本。	早稻田大学藏六朝写本,原为田中光显旧藏。	此卷为南朝梁皇侃及门人郑灼所撰《丧服小记》疏义残篇,全书早逸,仅此零抄存世。罗振玉最早在国内影印介绍了这一考察六朝经学、义疏学的重要资料 ^② 。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站有图像资料公布。

①参见刘起釪:《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第38—48页。

②田中光显在东京琳琅阁书店购得此卷后曾以珂罗版影印,但流传绝少。罗氏以石印工艺影印,效果粗糙,原卷抄手所记删除、倒乙等符号已不能辨识,然罗氏之本流传最广。详见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台北:万卷楼,2013年,第129页。

(续表)

音注孟子十四卷		
收入《吉石盒丛书》二集,1917年石影印。	德富苏峰成篁堂藏日本覆宋刻本,阙页以内藤虎次郎藏本补。成篁堂本现藏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内藤本现藏杏雨书屋。	罗振玉所据日本覆刻本的底本为南宋福建刊小字本,明代中期吴宽抄校《赵注孟子》曾参考之。该本至清初佚失,故罗谓“我国毛(扈)、何(焯)诸家亦未获见者”。成篁堂及内藤藏者为镰仓末至室町时代日本寺庙覆刻,即所谓“五山版”。罗振玉最早影印介绍了这一版本。高桥智《五山版赵注孟子校记》 ^① 对此版本有详细考论,并将其与南宋蜀刊《赵注孟子》(《四部丛刊》影印)对校,但相关影印资料目前仅有《吉石盒丛书》本。
原本玉篇残一卷(卷九)		
1916年珂罗版影印单行本。	早稻田大学藏日本古写本,原为田中光显旧藏。	《玉篇》传世本经唐宋两代大规模增删重修,已非原作之貌。清末杨守敬发现日本存有《玉篇》残卷,抄录唐代重修之前的版本,杨氏赞为“顾氏原本”,故称《原本玉篇》。此残卷被割裂收藏于众寺院与私人之手,杨氏自各方假借数种摹写本,由黎庶昌刻入《古逸丛书》 ^② ,杨氏摹刻中“颇有校改”,“有失原本之行次”,罗振玉赴日后留意探访原本《玉篇》,于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见到《玉篇》残卷卷九,遂影印之 ^③ 。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站有图像资料公布。
原本玉篇残二卷(卷二十四、二十七)		
1917年珂罗版影印单行本。	京都福井氏崇兰馆、京都大福光寺、高山寺、近江石山寺各藏一段之日本古写本。	1917年罗振玉继续寻访了《原本玉篇》的其他藏家,又获得四段资料,影印为一辑 ^④ 。罗氏二种影印本较《古逸》摹刻本明晰真切,但所收卷目互有短长。1931-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院在《东方文化丛书》第六辑内将当时可见的全部《玉篇》残卷陆续以珂罗版影印 ^⑤ ,该本印刷精良内容完备,基本可以取代黎、罗之本。

①载《斯道文库论集(29)》,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994年,第269-310页。

②卷目为:卷九言部至幸部(有缺)、卷十八放部至方部、卷十九水部(首尾俱缺)、卷二十二山部至众部、卷二十七彡部至索部。

③内容为言部(首缺)至幸部(有残缺)。

④卷目为:卷二十四鱼部(首尾缺)、卷二十七彡部至索部,以及卷九册部至欠部(此残篇附于1916年所印卷九后)。

⑤卷目为:卷八、卷九、卷十八后半、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七,仅卷十九水部较黎刊脱二十五字头,乃藏家易手时割裂所致。

(续表)

史 部		
史记残一卷(卷三)		
收入《吉石 盒丛书》四 集,1917年 石影印。	内藤湖南藏日本古 写本,原为高山寺旧 藏,现存不明。	此卷抄写时代约当南宋,与今本校勘多有异同,如商王 名号“太丁”“太甲”作“大丁”“大甲”,与甲骨刻辞 一致,颇具校勘价值。《吉石盒丛书》本是此卷目前唯 一材料。
古写本史记残一卷(卷二十九)		
1918年珂罗 版影印本, 与下种合为 一册。	神田信醇藏唐写本, 现藏东京博物馆。	此《河渠书》后半部残卷为唐代抄写,文字无缺笔,与 传世本文字有异同,曾被《经籍访古志》著录,亦影印 收入《容安轩旧书四种》。东京博物馆网站现有图像资 料公布。
古写本史记残二卷(卷九十六、九十七)		
1918年珂罗 版影印本, 与上种合为 一册。	石山寺藏六朝写本。	此卷为《张丞相列传》后半残卷及《酈生陆贾列传》 (卷末脱)。近藤守重在《正斋书籍考》内最早著录该 本,然鉴定为唐钞。罗振玉根据其抄写不避“民”字,判 断为六朝所钞,其文字远胜今本 ^① 。此卷又有1938年日 本古典保存会影印本 ^② 。
东汉书刊误四卷		
收入重编 《宸翰楼丛 书》,1914 年影刻。	福井氏崇兰馆藏宋 刻本 ^③ ,现存不明。	是书为宋刘攽奉敕撰,旨在勘正时行《后汉书》及李注 中的舛误,是宋代考证史学重要成果。初为四卷本,著 录于《玉海》,后被删改为一卷并附三刘《汉书刊误》 而行。合刻本《两汉刊误》后亦失传。清纂修《四库全 书》时所见《东汉刊误》为明北监本《后汉书》中散录 者。福井氏藏宋刻为世之孤本,分卷上保存了该书在宋 代的原貌,内容亦较北监本所录多数十条。此宋本目前 仅有罗氏影刻资料行世。
永乐大典本宋吏部条法残二卷(卷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		
收入《吉石 盒丛书》四 集,1917年 石影印。	富冈谦藏桃华盒藏 明永乐大典本,现存 不明。	《永乐大典》“部”字下收有南宋法典《吏部条法》,于 宋代官制及法制研究极具价值,除《大典》外无传本。 《大典》本收藏于海内外诸家之手 ^④ ,罗氏在日本获见 富冈氏所藏二残卷,据以影印 ^⑤ 。

①详见张玉春:《史记六朝残本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②附山田孝雄解说,题为《石山寺藏史记》。

③罗振玉晚年拟重刊该书又作一跋,则称获于京都古寺,不知孰是。

④《吏部条法》今存者计九卷,为《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〇至一四六二九,其中卷一四六二三佚。

⑤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有狩野亨吉旧藏珂罗版《永乐大典》残二卷(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一册,(狩6·30752·1),与罗本内容相同,不知为何时何人所制。

(续表)

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一卷		
收入《吉石盒丛书》初集,1914-1916年石影印。	日本京都知恩院藏古抄本。	此卷收录释玄奘上唐太宗、高宗表启十三篇,抄录于天平神护元年(765)前,与传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辑录的表启异文殊多。内藤虎次郎与富冈谦藏对此卷皆有考校,并于1910年以珂罗版影印。《吉石盒丛书》本又影印自内藤本,卷后附有内藤原跋。
庐山记五卷(卷一、四、五旧钞配)		
收入《吉石盒丛书》二集,1917年石影印。	德富苏峰成篁堂文库藏宋刻本,原为高山寺旧藏,现存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 ^① 。	是书为宋陈舜俞所撰庐山山志,散佚已久,清代修撰《四库全书》时仅存三篇,“虽经残阙,犹可宝贵,故特录而存之”,后《守山阁丛书》收刻《四库》本。此本不但有阙,讹误亦多,故罗氏指出在日本所发现宋本之宝贵“不仅在无佚篇”。除成篁堂藏者外,存世宋本《庐山记》尚有日本内阁文库(现公文书馆)藏南宋绍兴初刊本,此本于五十年代影印出版 ^② 。经勘比成篁堂本与内阁文库本实出一版,且后者全为原刻无补钞,罗振玉对《庐山记》阙叶“世无他本可补”的遗憾可以已矣。
庐山记五卷		
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1928年排印本。	日本元禄十年(1697)京都尾崎七左门等刊本。日本多处有收藏。	此本为五卷全本,文字与宋本颇有讹夺,与守山阁本亦不同,罗振玉作有校勘 ^③ 。元禄原本有图一卷,《殷礼在斯堂丛书》排印时删去图像。此本目前已有新的影印资料 ^④ 。
黄山图一卷		
收入《吉石盒丛书》四集,1917年石影印。	富冈谦藏桃华盒藏清康熙中新安吴荃刻本。国内多处有收藏。	此图为清初画僧雪庄所绘,计四十三幅。此本并非罕见,因同集中影印旧钞本《黄山图经》内图画已阙,故罗振玉选择此图相配。
岛夷志略校注一卷		
收入《雪堂丛刻》,1915年排印。	藤田丰八撰书稿。	此书为藤田丰八注释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著作,罗氏与藤田交好,因将其作付印。藤田注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岛夷志略》最精审的作品,目前仅有《雪堂丛刻》本。

①《大正藏·史传部》收《庐山记》据此本与元禄本合校排印,并称此本为大谷大学藏,或有误。

②《庐山记五卷附解说》,长泽规矩也撰解说,1957年日本内阁文库用馆藏宋刊本影印。

③收入《贞松老人遗稿甲集》,1941年排印本。

④收入《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

(续表)

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一卷		
收入《雪堂丛刻》，1915年排印。	抄录自橘瑞超处。	1914年夏罗振玉与橘瑞超相见，见到橘氏从敦煌获取的经卷及在编目录，遂抄录副本。罗振玉刊行《橘目》是关于大谷探险队掠获敦煌遗书的第一份公开目录，因大谷收集品自1915年起开始流散，《橘目》也成为考察这批敦煌遗书递藏聚散的重要文献依据。
海外贞珉录一卷		
收入《雪堂丛刻》，1915年排印。	罗振玉在日本搜集和经眼的石刻文物。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石刻文物流失海外者甚多，罗氏将经眼画像石、造像、墓志、刻经按时代排序，录其题名、年代、文字、归藏，可用于研究这些文物流散经历。又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有罗振玉旧藏《海外贞珉集存》拓片一函，学者考察认为是《贞珉录》中罗氏收藏品目的部分拓片，其中有存字较多的早期善拓，还有原石已毁的拓片孤本 ^① 。此《集存》拓本如能与《贞珉录》并行刊世，价值当更高。
西陲石刻后录一卷		
收入《雪堂丛刻》，1915年排印。	抄录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挖掘古墓得砖志志文。	罗振玉的录文最早披露了大谷所获吐鲁番砖志内容。这些文物原件在1915年后部分流散入朝鲜，保存情况不佳，罗氏的早期录文在研究中依然富有价值。
三韩墓冢遗文目录一卷		
收入《雪堂丛刻》，1915年排印。	抄录自高丽博物馆藏朝鲜古代墓志拓片 ^② 。	此目录收载七十通朝鲜古墓志的题名和时代，罗振玉原计划抄录全文作为《海东金石苑》的补充，弥补“我邦金石家之未见”，然未完成。
赫连泉馆古印存一卷续存一卷		
1915、1916年铅印并钤印本。	罗振玉自藏古玺印。	《印存》《续存》分别收录数百方罗振玉自藏战国秦汉古玺印，分官印、古鉢、私印三类，大部分为罗振玉在日本所购。罗氏藏品日后散佚，仅余此钤印资料。

①史睿：《金石学与粟特研究》，收入《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4-40页。

②得自时任馆长末松熊彦。

(续表)

子 部		
齐民要术残二卷(卷五、卷八)		
收入《吉石 盒丛书》初 集,1914 - 1916 年石影 印。	日本京都高山寺藏 北宋天圣刻本。	此宋刻为存世《齐民要术》版刻中年代最早者,亦是海 内孤本,罗振玉评价它“补脱厘误,大有裨益”。清末杨 守敬赴日访书曾见小岛尚质影抄此本 ^① ,著录于《日本 访书志》内。直至罗振玉影印后此宋刻原本内容始流 通行世 ^② 。
食医心鉴一卷		
收入《东方 学会丛书初 集》,1924 年排印本。	罗振玉自购日本抄 本。	此书为唐代昝殷所撰食疗方,《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 卷,宋后亡佚。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本草学家多纪元坚 (丹波元坚)从朝鲜十五世纪医书《医方类聚》辑有一 卷《食医心鉴》残本 ^③ 。罗振玉在日本购得此辑抄本,为 森约之旧藏,并有多纪识语,遂排印出版。
卜筮书残一卷(卷二十三)		
收入《吉石 盒丛书》初 集,1914 - 1916 年石影 印。	罗氏于东京书肆购 唐写本,现藏上海图 书馆,与日本金泽文 库藏《卜筮书》残卷 可合璧 ^④ 。	此卷为敦煌流出海外的唐代术数占卜类文献,中土不 传。罗氏购藏后积极公布了这笔资料:“千馀年久佚之 秘籍,一旦归我大云书库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巾笥, 爰影印以饷好古之士。”

①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文化五年(1808)据高山寺本影抄《齐民要术》卷五、卷八,不知是否小岛所钞。

②2012 和 2013 年度的《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研究报告论集》分别记录了第五卷与第八卷的相关情况,但未附影印材料。

③多纪氏旧藏朝鲜初版活字本《医方类聚》现藏宫内厅书陵部。《医方类聚》内引有一百五十余种唐代至明初中国医书,其中多有佚者。多纪元坚自其中辑出者除《食医心鉴》外,还有《耆婆五藏论》《千金月令》《产宝》《龙树眼论》等三十余种。喜多村直宽学训堂以木活字印为《医方类聚采辑本》丛书(嘉永四年序),之后学训堂又以木活字复刊了《医方类聚》全本二百六十六卷(嘉永五年序,卷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二百十九、二百二十原缺)。1980 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学训堂本排印《医方类聚》,删改多处,2002 年九州出版社影印了学训堂本。

④参见林鸣宇:《上海图书馆所藏 861087 号卷子失缺部分之发现及其纸褙戒律资料之内容》,《戒幢佛学》第 3 卷,416-434 页。

(续表)

秘府略残二卷(卷八六四、卷八六八)。		
收入《吉石 盒丛书》四 集,1917年 石影印。	内藤湖南抄德富苏 峰、犬养毅藏日本旧 抄本。卷八六四现藏 石川武美纪念图书 馆,卷八六八现藏尊 经阁文库。	此卷为日淳和天皇时期(786-840)滋贺野主等人所撰 汉籍类书,全书久佚,仅存二卷,中引书百余种皆为唐 前旧籍,校勘辑佚价值极高。罗氏欲借原本影印而不可 得,故将内藤钞本复制流传。卷八六八有1923年珂罗 版印本,又收入《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第二辑》,卷八 六四未见其他影印资料。
世说新书残一卷(卷六)		
1916年珂罗 版影印单行 本。	神田信醇、小川为次 郎、山田钝、小西氏 各藏一截之唐抄本。 神田本 ^① 现藏东京博 物馆,小川本现藏日 本文化厅,山田本 ^② 现藏京都博物馆。	此卷抄写年代在唐高宗之后,包括“规箴”“捷悟” “夙慧”“豪爽”四门。旧藏京都教王护国寺之观智院, 后于明治时代被截为数段,落入众手 ^③ 。此卷与南宋后 刻本文字相异处极多,余嘉锡评曰“文字远胜”,且其 卷末自题“世说新书卷第六”,可证《世说新语》的初 名。神田信醇跋云:“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 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罗振玉在神田氏协助下将四 段卷子由各家借出,合印行世。收藏于博物馆之二段现 有照片资料提供公布于网站,全卷合璧的资料目前仅 有罗本 ^④ 。
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二卷		
1940年大连 墨缘堂书店 珂罗版影印 单行本。	小川睦之辅藏日本 奈良末期写本,现为 私人收藏。	此卷为日本奈良时代华严学僧所撰,收释慧苑《新译 华严经》中字词经句,以反切、直音标音,是音韵研究 的重要资料。小川本为世之孤本,罗振玉见到后“以为 惊人秘籍,因与商写影以传之艺林”,然因罗振玉归 国、小川为次郎去世而未能实现。罗振玉晚年又托请羽 田亨再往小川家求借,终于影印成功。此卷又有1939 年京都贵重图书复印件刊行会影印本。

①第四段“豪爽”门,此段亦影印收入《容安轩旧书四种》。

②第二段“规箴”后半与“捷悟”全文。

③东京博物馆网站介绍分四截;山田钝《过眼余唱》(1881)称原分五截,神田、山田、桑川、山添、北村各一,后北村一截转赠山田;《支那墨宝集》(1921)称分三截,神田、山田、田中光显各一,并选印田中藏本(“规箴”之一段)。

④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后附《唐写本世说新书》为重印罗振玉本。

(续表)

文殊指南图赞一卷		
收入《吉石 盒丛书》初 集,1914 - 1916 年石影 印。	神田信醇藏南宋临 安众安桥贾官人宅 刻卷子本,现藏日本 五岛美术馆大东急 纪念文库。	此卷全名《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记述《华严经》 故事,配以五十六幅版画插图,为中国版刻史与美术史 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卷于宋后在中土失传,诸藏经中 仅日本《续藏经》、《大正藏》内有收载。《大正藏》以 《续藏经》为底本,《续藏经》未标明所据何本,其中附 图为重绘。罗振玉影印原刻善本,可视为研究宋代版画的 第一手资料,此卷目前未见他种影印资料。
悉昙字记一卷		
收入《悉昙 三书》,1917 年石影印。	吉泽义泽 ^① 藏日本宽 治七年(1093)写 本,现存不明。	此书为唐代释广智撰,中土久无传本,日本国内有宽文 (1661-1672)和文政(1818-1829)两种刻本较为常 见。辛亥之前罗振玉曾在日本法隆寺见到康治元年 (1142)写本,并委托杨守敬代为刊刻,其事未竟。再次 赴日后寻访到这一更早写本,评价为“最古之善本”, “与通行本颇有异同”,影印行世。此二种《悉昙字记》 日本古钞本皆未见其他影印资料公布 ^② 。
天竺字源七卷		
收入《悉昙 三书》,1917 年石影印。	高山寺旧藏影钞北 宋景祐本,现藏宫内 厅图书寮文库。卷七 阙,以嘉禄二年喜海 钞本补配。	此书为宋释惟净等撰,进仁宗御制,于宋元诸目录尚有 著录,之后亡佚,中土诸藏经皆失载,在日本有流传。除 罗振玉寻访并影印的影钞北宋本外,用于配补的嘉禄 二年(1226)喜海钞本全七卷也收藏于图书寮文库。这 两种钞本目前未有影印资料行世 ^③ 。

①时任京都大学助教授。

②在日本尚有其他旧抄本《悉昙字记》资料,《高山寺资料丛书》第二十一册《高山寺悉昙
资料》影印收入《悉昙字记》元永时代(1118-1120)和文治时代(1185-1190)两种抄本。

③日本国内应还有多种《天竺字源》抄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有所见二种影景祐钞
本《天竺字源》,抄写年代不详,其中一种较略,卷二以下仅有汉文不见梵书。另筑波大学
藏有安永九年(1780)宗悟抄本《景祐天竺字源梵文新定》,图像资料已在图书馆网站公
布。

(续表)

集 部		
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		
1918 年石影印单行本。	罗氏自购二卷唐写本 ^① ，余为摹写金泽文库藏本 ^② 。	《文选集注》为唐人所编，其中所引除李善五臣注外，尚有陆善经之注及《文选钞》和《文选音决》，皆后世《文选》注本中不存者。其编著者名氏未详，中土亦不传，仅日本存有写本若干卷，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经籍访古志》将其著录后，始为中国学者所知，日本藏家亦竞相争购。光绪末年董康在金泽文库见到《文选集注》三十二卷，至 1909 年罗振玉赴日托人前往摹写时仅存十五卷。罗氏将十五卷摹写本交与董康并嘱托刊行，然事未果。辛亥后罗振玉再赴日，自购得《文选集注》一整卷与二残卷，又将摹写本与自藏者删其重复合并印行。1935-1942 年间出版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丛书》第三至九集将当时能看到的全部《文选集注》共计二十三卷拍照影印，此本照片清晰印刷精良，基本可以取代罗本，较罗本惟缺第四十八卷。
王子安集佚文二十四篇		
收入《永丰乡人杂著续编》，1923 年排印。	据正仓院藏日本庆云四年（707）《王勃诗序》抄本，上野理一、神田信醇、富冈谦藏分别收藏唐钞残卷，内藤虎次郎藏《王子安集》敦煌古写残卷影印本辑录。神田本、富冈本现藏东京博物馆。	新旧唐志著录《王勃集》三十卷，然散佚已久，后世通行者为明清辑本。日本存有《王勃集》唐钞本残卷和日本旧抄本，颇能补辑本之缺失。清末杨守敬赴日时得到正仓院藏卷的部分影印本，辑录入《日本访书志》。罗振玉赴日后多方求索，获得正仓院钞本及多位藏家所有唐钞残卷的影印资料，又参考内藤藏敦煌卷子本影印件，增辑佚文十二篇，补全杨氏《日本访书志》内残篇，可谓王勃功臣。罗氏参阅的几种资料中，正仓院本有 1921 年东京佐佐木氏影印本，又现正仓院网站有图像资料提供。上野本（卷二十八）、神田本（卷二十九残卷）、富冈本（卷二十九后半及卷三十）由同一书卷割裂。上野本有 1910 年影印本，富冈本收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唐钞本》第一集。又现藏东京博物馆之二种有网络图像资料。

①卷四十八（首末缺）、五十九。

②卷六十二（首末缺）、六十三、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一（末缺）、七十三后半、七十九（首末缺）、八十五前半、八十八后半、九十一后半、九十三、九十四后半、一百二后半、一百十六前半。

(续表)

二李唱和集一卷		
收入重编《宸翰楼丛书》，1914年影刻。	富冈谦藏桃华盒藏北宋刻本，现存不明。	此集为宋人李昉、李至唱和诗作，是中土久佚之籍，日本有宋刻原本存世，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曾著录。光绪十五年陈桱在日本购得一宋刻残本，存叶五至廿五，中间阙第十三叶，乃影刊行世。民国后罗振玉赴日在富冈处见另一宋旧刊残本，“与陈本款式悉同，而残缺处则异”，遂借录影写以补陈本之阙，故罗氏影刊本《二李唱和集》内容最为完整（仅阙第十三叶）。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二卷（卷一、卷三）		
收入《吉石盒丛书》初集，1914 - 1916年石影印。	德富苏峰成篁堂所藏宋刻本，现藏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	此宋代话本小说是研究古代俗文学、考证《西游记》小说成书源流的重要资料，于中国久佚，日本国内有两种宋刻版本传世。《吉石盒丛书》影印者一称“大字本”，为成篁堂所藏，目前无其他影印资料。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		
1915年石影印单行本。	三浦梧楼藏宋中瓦子张家刻本，现藏大仓文化财团。	此本又称“小字本”或“巾箱本”，罗振玉自日本将军三浦梧楼处借印。此本有1997年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题《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图像质量更优，可取代罗本。

除了以上直接印行的品种，罗振玉还有一些访书成果体现在著作中，如1922年刊《永丰乡人杂著》有《宋元释藏刊本考》一卷，乃罗氏根据旅日期间所见宋元藏经残刻数十卷辑录其题记，考证刊刻时地、刻工等^①。目前日本学者对各寺院及私人收藏东传宋元藏经的实物调查仍在进行中，资料披露远未完全，罗振玉所辑录的完整题记仍不失为研究诸藏经刊刻经历的重要史料。又如他晚年辑印碑帖法书也有若干获自日本者，在此不做详述。

①罗氏在篇中利用的卷目详下，“开宝藏”：《佛本行集经》卷十九，日本南禅寺藏。（文物出版社2010年影印入《开宝遗珍》）“崇宁藏”：元丰刊《胜天王般若波罗蜜》卷三，日本醍醐寺藏；元祐刊《摄大乘论》卷上，醍醐寺藏；绍圣刊《正法念处经》卷六十八，南禅寺藏；崇宁刊《阿育王经》卷九，醍醐寺藏；绍兴刊《阿育王经》卷八，南禅寺藏。建中靖国刊《续灯录》卷八，南禅寺藏；《大宝积经》卷十三，日本三宝贝院藏；《佛说如来兴显经》卷四，醍醐寺藏；元丰刊《大乘显识经》卷下，河野氏藏；乾道补刊《首楞严经义》卷一，醍醐寺藏；元至治补刊《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九，南禅寺藏。“毗卢藏”：建炎刊《大智度论释》卷七十一，南禅寺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一，醍醐寺藏。“思溪藏”：绍兴刊《长阿含经》卷二十三，南禅寺藏。“普宁藏”：至元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南禅寺藏。“河西字大藏经”：大德刊《大宗地立文本论》卷三，善福寺藏。“碣砂藏”：大德刊《大方广德华严经》卷十五，南禅寺藏；至大刊《发智大毗婆沙论》卷百五十一，内藤湖南藏。

三、访书兴趣与传播态度

罗振玉在日本的访书活动并非有系统的计划,但今日回顾仍颇有线索可寻。清末敦煌卷子发现并随即外流,罗振玉是最早关注它的学者之一。宣统元年伯希和携带一批敦煌卷子精品至北京,罗振玉等即前往其寓所抄录。此时清学部官员提出影印伯希和搜集品中的精要之本,得到应允,影印工作的具体实施者正是罗氏。此后他又请端方襄助,向伯希和购得一批敦煌四部要籍写本照片^①,后又请内藤等寄赠一批大谷搜集品照片。通过罗振玉跋语写作的年代,可以看到宣统至民国初年,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敦煌写本文献上。东渡最初二年,他仍致力于检视校理敦煌文献照片,与橘瑞超、大谷光瑞的来往也集中在此期。

他对日本传世旧抄本的兴趣,自数种《尚书》残卷引起,以其内容相合敦煌古本,并颇同于《七经孟子考文》,从而使罗振玉否决了阮元对《考文》犹疑的态度^②,这也提示罗振玉,古代写本文献除敦煌本外,在日本传世者种类可观,亦足宝贵。1913年末,富冈谦藏影印自藏唐抄《毛诗单疏》残卷,请罗振玉作跋,或自此引发了罗氏自行影印日藏古抄的计划,从1914至1918年,是罗振玉在日本集中搜访影印写本文献的时期。虽然文献调查离不开日本学者的提示线索,但罗振玉的积极与自觉态度是明确的,对于《玉篇》《世说新书》这样割裂收藏的抄本,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一一获取,或是一印再印。从刊印的总体成果来看,写本文献数量也最多,这尚不包括借印未得的岩崎氏藏古抄《史记》等品种。

虽然罗振玉也影印回多种刻本古籍珍品,然实际投入的精力相对有限,所选书目或由内藤等直接推荐,或是早年杨守敬等人已留有线索。对金石资料等的搜集,则更多出自他的学术敏感性和习惯,遇到辄留存备考而已。观《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罗振玉购藏了许多和抄、和刻汉籍,但一般用作校勘,即使少数评价为“善本”者,也未列入刊书计划,只有像《食医心鉴》这样别无他本的佚书才会印行^③。至于日本、朝鲜学者的汉文著作,只是“足资参考”,更没有印行介绍的打算。罗振玉重“古”、以中土为中心的文献态度是鲜明的。

【作者简介】李蜜,女,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这些资料经罗振玉编纂影印为《石室秘宝》二集,署名“存古学会”辑,于宣统二年(1910)石印,是国内最早的敦煌文献影印资料。

②罗振玉谓“证成予说,为之狂喜”,又称“(敦煌本)惜迟出百年,阮相国不得见此,为可憾也”。见《隶古定尚书残卷校勘记序》,《贞松老人外集补遗》,1943年排印本。

③东方学会本《食医心鉴》刊印既晚,且用排印。又多纪氏《医方类聚》采辑本佚医书有数十种,学训堂本亦不罕见,罗振玉仅刊此一种,知其兴趣不在此。